

周口:  
太昊与伏羲，陈与楚

王剑

如今说起周口文化，大多习惯于将太昊伏羲并称，视陈楚为一体。实际上，在遥远的过去并非如此。

上古时期，东夷部族的神祇和始祖是太昊（史籍或记为“太皞”），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载，郯子言东夷部族图腾是“凤鸟”。今淮阳大量原始图腾“活化石”——泥泥狗，其本型为“玄鸟”，亦可证东夷图腾是“凤鸟”，而伏羲则是南方苗蛮集团的祖先神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谓：“有人曰苗民。有神焉，人首蛇身，长如辕，左右有首，衣紫衣，冠旃冠，名曰延维。”对此的训释当如闻一多所言，延维、委蛇，即汉画像中交尾之伏羲、女娲，乃南方苗族之祖神。古籍载伏羲蛇身人首，蛇是龙的原型，伏羲部族的图腾是

## 宋代磁州窑褐釉葫芦瓶 先人们的美好期冀



### 【藏品档案】

年代：宋代 规格：通高208厘米，腹径8厘米，口径42厘米，底径5厘米。

周口市文物商店收藏的这件宋代磁州窑褐釉葫芦瓶形状分上、下两截，葫芦形状的瓶口与瓶颈部结合在一起。葫芦型口，腹部下收，平底，施褐色半釉，釉面局部现铁锈斑，通体旋纹，光亮烧造，烧制温度较高。瓶下半部胎体呈火石红，手感丰富。是一件难得、非常少见的民间酒器。

### 【背景资料】

葫芦瓶形状的器物流行于秦汉，陶、铜制品皆有。尤以隋唐宋明以后更有发展，出现了葫芦型瓷器。据史料和学者研究考证，我国最早发现的葫芦型器物是仰韶时期的，我市存世可考的陶制葫芦型器物是汉代的红陶束腰罐。古人认为葫芦形体优美，寓意吉祥，葫芦者，福禄也。还因为它生长性好，能蔓延，多果实，而这一特色，也与人类希望子孙繁衍的愿望相合。所以说，这件宋代磁州窑褐釉葫芦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历史与文明，更有先人的美好期盼。毛琦/文

（藏品图片由周口市文物商店提供）

## 周口的“扛”识趣

“扛”是一个动作，是一个字，是周口方言，但它还是一段历史。

新华字典对这个字的解释是“用胳膊挟着”，这个词条的编辑肯定没有“扛”过。扛，必须在靠近胳膊弯的地方，才能用上力气，才能扛起来；扛的东西必须有一定的重量，否则直接挺着或提着就是了；扛的部位必须是篮子上面的“系子”，就是统领篮子的较粗的木条，过去也叫“篮系子”；和杠配合的部位是身体的侧部，如腰部斜下，如篮内东西很重，就要用胯部来支撑了。“扛”，离开我已经有20多年了吧，记得我最后一次“扛”，是1989年下乡调研，帮农民用篮子往家运菜，我竟然“扛”起20多斤重的一筐西红柿，让房东很是惊奇了一番。他哪里知道，我从小和“扛”就很有缘，母亲到沙河里洗衣服，奶奶领着我去西大街的集市上买红薯，都是我在“扛”。

随着周口人劳动方式和劳动工具的变化，“扛”也慢慢隐退，想必周口能用“扛”来表示动作的人不多了，但“扛”仍然在新华字典里待着，因为“扛”就是一段让人回味无穷的历史。（赵晏）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美协理事，原河南省文联主席、河南省美协主席。）



## —写在《周口文化》开版之际

“文”与“化”并联使用，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的《易·贲卦·象传》：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在这里，“人文”与“化成天下”紧密联系，“以文教化”的思想已十分明确。而查看《维基百科》，其中也说道，文化的一个意思是“通过学习人类思想与行为的精华来达到完美”。可见，在文化的问题上，老外和国人所见略同，化成天下也好，达到完美也好，无不认定文化的力量。流行语就是：重视软实力。

其实，周口最不缺的就是软实力。三皇之首伏羲定都淮阳后，发明了占卜八卦，创造了文字，制作了瑟，创作了曲子，使中华民族在吃饱喝足之后，完美自己，文明自己，繁衍不息，成就东方雄狮，文化就这么有力量！再往后说，我们项城老乡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，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新规，创建学校司、提学使司、劝学所等新式教育机构。他筹措经费，培养师资，编辑新教材，创建新式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建立近代新教育体系，从而使中国开始摆脱旧教育的羁绊，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。可见，最后的“袁世凯”也非常相信文化的力量。

如此，《周口文化》的编辑、记者将欣喜之至：大功告成。

**链接——**

《周口文化》的主题：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繁荣发展周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；引导周口文化艺术、评说周口文化热点；解读文化政策，报道文化动态；推介优秀文化作品，介绍或报道杰出的文化人才，引导文化艺术投资；倡导文化做人，文化说事，让周口文化为周口发展增量提速。

《周口文化》的栏目：始终以“挖掘人文底蕴，留住历史记忆，传承优秀文化，彰显时代精神”为办刊宗旨。开设有《陈风楚韵》、《沙颍茶馆》、《诗井雅俗》、《文波墨澜》、《名家讲堂》、《文化动态》、《印象周口》、《细说非遗》、《名家风采》、《才子佳人》、《行帮会风》、《周口记忆》、《藏品赏鉴》、《方言识趣》、《投资视点》等栏目。

《周口文化》的追求：内容和形式讲究个性，展现给读者的所有内容都富有艺术感染力，图文并茂是视觉效果的基本要求；紧扣本土人文、产业、风土等广做文章，挖掘浓郁的地方味、周口味；通过我们的努力，打开周口地域文化的又一扇重要窗口，搭建周口文化走向广域的又一座桥梁。



## 王猛仁获2014《诗歌月刊》年度散文诗奖

本报讯(记者 李硕)2014年12月28日，由安徽《诗歌月刊》杂志社主办的年度诗歌颁奖仪式在广西南宁举行。我市诗人王猛仁以其作品《夜的风景线》(组章)荣获2014年诗歌月刊年度散文诗奖。

《诗歌月刊》是国内大型原创性汉语诗刊，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，被誉为“中国诗歌的前沿阵地，母语诗人的灵魂家园”。《诗歌月刊》认为王猛仁的散文诗《夜的风景线》(组章)“视域广阔，意象纯净，从个性的视角出发，传达独特的审美经验。不做作，不矫情，至真至精，用细腻入微的笔触，和不同的艺术表达手段去表现诗人对生活，对大自然的满腔热爱

与独特的诗性体验。就语言来讲，诗境更妙，诗味更浓，既绵密坚实，又柔软驯顺。

尤其是音乐的韵律之美，与色彩的绝妙把握，能够让读者听到呢喃的、细若春雨的夜晚之咏叹调，韵味十足而又极具艺术之张力”。因此，将“2014年度散文诗”奖项授予这位优秀的诗人。

作为一名优秀散文诗作家，王猛仁的散文诗先后获2013年《莽原》年度文学奖，2013年《诗歌月刊》年度优秀散文诗作品奖。

**文化动态**



## 泥塑风情乡 中原泥人张

——写给著名雕塑家、郸城泥塑第五代传人张振福

□ 马国强

在河南郸城有这样一个人，他自幼受父亲影响，七岁时迷恋上泥塑，从那时起便与黄土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就是郸城泥塑第五代传人张振福。

张振福的泥塑作品用料讲究，均取材于郑州花园口黄河边的淤泥，美名为“黄河千年澄泥”。

他用泥塑记录童年岁月的所见所闻，用泥巴歌颂纯朴、自信乐观的父老乡亲。如今在农村几乎消失的地头下棋、推磨、唱评书、卖油翁和小货郎，还有剃头挑子、编竹篮、纺棉花、织布等场景在他的创作中真实再现。

张振福的泥塑作品，人物造型丰满浑厚，浑厚简练，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。它们多半眯着眼、咧开大嘴，一副淳朴欢快的憨态，仿佛诉说着他们历经艰辛后的满足和希望，人们好像能听到他们的话语，感受到他们的欢乐。一件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，人物和景物活灵活现，富有神韵。他每创作一件作品，总会事先在心里画出模特的样子，凭着源源不断的思绪，刀劈斧砍般一气呵成。这些作品朴实、简练、视觉凝重而又充满了乐观积极、无拘无束的气息，甚至五官都带着股生动画的笑意和劲，有了种精神上的“工笔”，形式上的“写意”，脱离了手工艺品的匠气，洋溢着剽悍的民间气息。

张振福用粗犷而豪放、细腻而传神的手法反映了豫东上个世纪的风土人情。他的作品表现的是农村最底层小人物内心的善良、乐观的生活态



度和真善美。手拿书本看孙女在石磨上写作业的爷爷；一只手拿着成绩单，另一只手遮着嘴巴贴在奶奶耳边，给正拿着簸箕做活的奶奶报告好成绩的孙子；织布纺花的大嫂大娘；蹲在田间地头对弈的憨厚老人……栩栩如生的“泥人”让人们的思绪穿越到那个值得怀念的年代，回到那古老的乡村，感受淳朴的民情民风，还有那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。

泥塑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，它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张振福以传承泥塑艺术为己任，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泥塑艺术，用生命传承着中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祝愿张振福日后的艺术人生更加精彩！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美协理事，原河南省文联主席、河南省美协主席。）

## 五榴先生凌保生

□ 李郁

凌保生名甲朗，字叔炳，又字保生，号光远。清末民初西华县人。因酷爱石榴，院中植五棵，读写之余，树下赏玩。且仿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作《五榴先生传》，人以五榴先生称之。

五榴先生其祖父凌晓渠、父亲凌怡堂都曾在直隶做官，《清史稿》皆有传。五榴先生幼年聪明好学，6岁时随祖父上学古文，甚得夸奖，9岁时文章常使文人雅士叹服。17岁入黄门，列西华县秀才第一。优异的成绩，良好的德操，一时名闻乡里。

后五榴先生出外求学，曾先后在项城莲池书院、开封大梁书院攻读。在开封，其人品文章深得主讲人黄子寿的称赞。督学为之写下“九皋鹤鸣，空谷白驹；亮拔不群，为今无双”的评语，文名享誉开封。

其文采虽引人注目，但性情耿直，尤好借文发挥指陈时弊，落第后亦不听劝说，我行我素，终未能中举。友人之《凌保生先生传》述其“秋闱屡荐，而终被削，先生毅然不肯稍自贬损也”。

五榴先生一生虽未入仕，然其以读书著述为好，以整理文章为己任，尤其注重收集西华明朝末年理寒石、胡渭园和刘海鹤三位节义之士的诗文，始编《寒石诗文集》、《湄园诗集》、《海鹤传》，而后汇编为《西华三先生集》。年龄稍长，五榴先生致力于地方史的钻研，代表作有《续中州人物考》、《中州文献》等。其一生不治产业，却有万卷藏家。每见名人字画，诗书善本，志在必得，精心保护，以求传世。文人绅士中，五榴先生被誉为中州收藏第一。

民国以后，周世凯和徐世昌都仰慕五榴先生的学问和为人，曾先后征召他出山襄助，但其毫不动心。然为修西华县志，地方公推五榴先生任主持，其欣然应允。从搜集资料、定体分例、起草编章，直至纂其成，几年间呕心沥血，勤苦不辍而积劳成疾。1923年9月，其三子被闯入县城的土匪劫走，其时五榴先生贫病交加，更无银钱赎子，但仍心系县志，抱病执笔。今看西华县旧志，书前赫然印有“编辑主任凌保生”字样，不仅使人叹息。

次年，五榴先生去世，享年68岁。

友人祭文曰：“生在世家，为贵公子，不慕豪华，淡泊明志，枕藉经史，学问渊博。”

